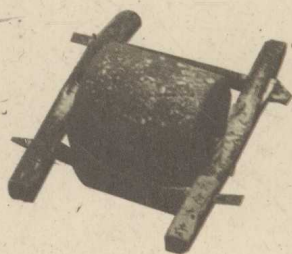


弄 墨 丛 书



上帝之子

苇岸著 袁毅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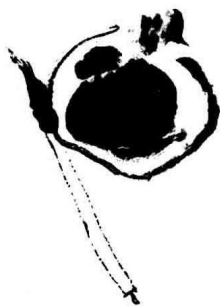
湖北美术出版社

弄墨丛书

丛书主编 周翼南

上帝之子

苇岸著 袁毅编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帝之子/苇岸著 袁毅编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4
ISBN 7-5394-1086-8
(弄墨丛书)

I.上…
II.①苇… ②袁…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5013号

弄墨丛书·上帝之子 ©苇岸著 袁毅编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黄鹤路75号

电 话: (027)86787105

邮政编码: 430077

h t t p: //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印 刷: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125印张

印 数: 3000册

版 次: 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7-5394-1086-8/I · 46

定 价: 25.00元

《弄墨丛书》序

《弄墨丛书》序

编一套丛书，不甚难。难的是给丛书取名。我和编书的同仁思之再三，用了“弄墨”这个名儿。

“弄墨”二字，取之成语“舞文弄墨”。这个成语似无褒意，在《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用过。他过江联吴抗曹舌战群儒时，曾训斥一位问他“治何经典”的严姓儒生，先摆出伊尹、子牙、张良等匡扶宇宙之才，然后言道：“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

在孔明看来，“舞文弄墨”与“寻章摘句”并立，乃腐儒之为，是不能兴邦立事的。

过去“舞文弄墨”仅被扣上“腐儒”的帽子，后来就有所发展了。特别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舞文弄墨”便成为灾难的同义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舞文弄墨”者大多没有好下场；少数人例

外,但最终也可说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至少,舞弄了一辈子,最后均成泡沫,连自己也不愿想曾留下什么“文”、什么“墨”了。

这话题可以写许多文章,不多说。我也并非想给“舞文弄墨”正名,只想说“舞文弄墨”是件好事,不是坏事,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文”和“墨”与文化有关联,尤其是“墨”,属“文房四宝”之一,可以说没有黑亮的墨,就没有中国文化。据考古专家曰:中国人对墨的使用,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了,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众多陶器彩绘中,对墨已经有所使用。

因此,我们编了这套《弄墨丛书》。

若干年后,人们怎样来看待我们这批“弄墨”者呢?很难想象的。因为现在便有人弃笔墨而使用电脑了。然而,用中国笔墨留下的书法和绘画今天依然存在,并润泽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并无“匡扶宇宙”的宏愿,只是留下一批“弄墨”者的思想和劳作痕迹,如此而已。

希望读者从眼底的诗文书画中能嗅到中国独有的墨香,并企盼这股墨香能飘延到未来的世纪。

编者

于庚辰早春二月



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序)

——追忆苇岸

袁 毅

1999年5月20日晚，忽然接到北京《文艺报》冯秋子女士的长途电话，她告诉我苇岸先生于19日晚19时在昌平区医院溘然长逝了。噩耗来得太突然，简直令我猝不及防，没想到年仅39岁的新生代散文家苇岸先生这么快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21日清早，我悲痛地给苇岸先生的家人发去一封唁电，电文是这样的：“苇岸先生您走了，走向芦苇摇曳的彼岸，二十四节气就此成为绝响，大地上的事情还有谁能续写？我将终生铭记那一晚您给我兄长般温暖如春的款待与这多年您给我朋友般浑融无碍的援手。您为文学献身的音容笑貌将留给我萦怀不去的记忆，您写下的纯净大气的文字将滋养我们一生一世。”

我和苇岸先生的最早结缘，得力于诗友安民

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序)

兄。1992年年底我调到《武汉晚报》副刊部任连载编辑和文学版编辑，我很想在版面上向读者推介一些新锐散文家的作品。安民兄给我寄来苇岸先生与他私下交流的一篇散文《我的邻居胡蜂》，让我看看再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作品，感觉在素朴纯粹的文字下面，跳跃着蓬蓬勃勃的生机与诗意，是非常难得的散文精品，就擅作主张发了出来。然后给苇岸先生寄了一份样报和一份剪报，并附上一封约稿的短简。很快就收到苇岸先生从昌平寄来的信和稿件，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和唐突，而是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 and 道义上的支持。在他宁静大气、干净灵动的字里行间，我触摸到一颗热爱自然、献身文学的灼热的赤子之心，同时又使我感受到文学同道难能可贵的亲和力。此后，书信往返、电话交谈就成了我和苇岸先生6年来经常联系的方式。

在陆续编发了苇岸先生和其他新生代散文家如安民、原野、老愚、彭程、周晓枫、杜丽等人的散文作品后，我就想策划几个专版，专门向读者集中展示一下新生代散文作家的阵容与实绩。其时，苇岸先生正着手在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他将与他熟稔的一些新生代散文家的地址和作品介绍给了我，此后我就在1995年7月11日、7月25日、9月26日分三个专版，在《武汉晚报》副刊文学版《白云阁》上集团式推出了新生代散文家钟鸣、原野、苇岸、安民、于君、罗强烈、冯秋子、方希、元元、周晓枫、胡晓梦、尹慧、王开林、



杜丽等 14 人的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苇岸先生读了我寄给他的三个版和我写的《新生代散文的崛起》一文,十分兴奋,连夜给我打来长途,他肯定了我“不时出新的建设性编辑创意”和敢为人先的编辑立场,同时又与我探讨了新生代散文的走向和存在的不足。

苇岸先生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晚上 10 点至 11 点给我家里打电话,谈论当下文学的流变、交流读到的好书、评议非暴力主义和素食主义等等,从来不谈很多人热衷的消遣与放纵的话题如金钱、女人、权势、地位等等。他的声音醇厚,富于磁性的质感,在沉静平和的缓慢语速中,流淌着温煦如春的话语和穿透纸背的思想。苇岸先生说他和我心性很相契,无论是文学观念或审美取向上,还是对人生、艺术、社会、自然的看法上,我们都有不少灵犀相通之处。他不只一次地告诉我,我们之间首先是朋友、是兄弟,然后才是作家和编辑的关系。我每次写信都用“您”来称呼他并尊称他为先生,他几次诚心诚意地告诉我不要这样称呼他,他要我直呼其名,这样更随意、更亲切一些,我写信和打电话告诉他:无论在作文还是做人上,您的文品与人品都是我敬仰和尊重的先行者,我发自内心视您为先生。在我再三恳求下,苇岸先生才勉强默认了他以为不太妥当的称谓。1994 年 9 月 10 日我儿子出生后,苇岸先生有一次很晚打电话给我,在谈话的间隙,他听到我儿子的啼哭,他以为是他的电话铃声吵醒了孩子,



这之后他说：为了不打扰孩子的睡眠，他一般不在晚上10点以后给我挂电话。此后，晚上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有事就在白天打到我办公室。从这件小事上，我深切感受到他作为一位仁厚兄长的慈爱博大的胸襟。苇岸先生是一个极其善良、厚道、严肃、认真的人，是一个正直、谦卑得近乎圣徒的人，心如赤子的他对所有人都抱有美好的祈愿，对自然界所有弱小者都抱有悲悯的眷顾。他在《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做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1997年11月27日我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的优秀责任编辑奖，出发前我给苇岸先生打电话，想在回武汉前一晚到他家去看看他。苇岸先生知道后很高兴，说：除了我，你还想见谁，只管说，我来替你张罗！我不好意思太麻烦他，在他诚恳的请求下，我就托他帮忙联络一下在京的文朋诗友如冯秋子、杜丽、于君、止庵、郑单衣等人，想趁借宿他家的机缘大家聚会一下，顺便约约稿。29日夜幕沉沉，我从天津冀县赶到北京市区内，然后按照苇岸先生事先给我画好的详细路线图，又转乘公汽、地铁和面

的，径直寻到苇岸先生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 14 号楼 6 单元 5 楼，对准楼梯左手的一扇门，我敲了起来，没人开门，我又继续敲，苇岸先生听到敲门声，打开了右手的一扇门，将敲错了门的我迎了进去。落坐后，苇岸先生关心地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也不讲客气地实话实说：为了赶路，还没顾得上。苇岸先生赶紧到厨房去热饭热菜，边插微波炉边说：我以为《小说月报》会管晚饭，就没有准备荤菜。我说素食就很好。饭后我们就坐在书房背靠窗外蜂巢的沙发上聊天，由当前散文的格局和《瓦尔登湖》的意义，谈到作家与编辑的关系，谈的最多的是海子之死和他的诗作的价值。作为海子最后岁月的见证人，苇岸先生向我详细地讲述了海子自杀前前后后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一些不便在文章中写下的细节。我们还探讨了海子自杀的真正原因和中国诗人的处境与命运。在谈话中，他陷入了对海子无尽的惋惜和思念之中，我深受感染。交谈中不知不觉已到凌晨时分，为了第二天的聚会，我们只好到卧室睡觉。在黑暗中，我还沉浸在刚才倾谈文学与人生的氛围中，又和苇岸先生谈起对梭罗和超验主义的认识。苇岸先生说正在读英文原版的《梭罗传》，准备一点一点把它译出来介绍给国内读者。针对当时《读书》杂志上有人写文章非难梭罗，苇岸先生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说准备写篇长文完整地阐述一下他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看法。为了不影响对方的休息，尽管我们都没有睡意，在床



上辗转反侧，但我们还是中断了意犹未尽的对话。大约三四点钟，朦胧中我听到苇岸先生轻手轻脚地起床到隔壁书房开灯的声音……第二天苇岸先生告诉我：他失眠了，怕影响我的睡眠，一个人就在书房挑灯夜读到清晨。吃完苇岸先生做的早点，苇岸先生领我浏览了他的藏书和正在写作中的《作家与编辑》一文以及他与诗人田晓青笔谈的手稿，并给我讲解了他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北方省区旅行采集的泥沙和风景照。在书房里我久久凝望着苇岸先生井然有序地堆放着样报、书稿、信函的书桌和他在书房墙壁上悬挂的托尔斯泰和梭罗这两位他崇敬的伟人的肖像……正在闲谈中，诗人黑大春和伊红冒雪从城内赶来，大家见面都欣喜不已，整个上午在亲密无间的畅谈中悄悄过去了。午饭小酌后，苇岸先生问我去不去沙河第三福利院看传奇诗人食指，我怕耽误火车而延误了回报社发稿，就取消了原定探望食指的计划。这时，苇岸先生拿出印有舒曼、肖邦等音乐家肖像的明信片，要我们每个人在背面写上一段话以作纪念。我在明信片上写下了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一句名诗：“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写完明信片后，苇岸先生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在被黑大春称做苇岸先生家徽的蜂巢背景下，我和苇岸先生留下了几帧珍贵的合影。照完相，我们又纵谈了很多文学、人生、社会、自然诸方面的话题，彼此都感到有一种契合无间、心灵沟通的朋友情义

在温暖着大家。为了赶到北京西客站搭乘 37 次特快列车，下午 4 点钟，我不得不收拾行装告辞，苇岸先生和黑大春执意要将我送到汽车站。在路上，苇岸先生对我说：下次来京一定多待几天，好带你去十三陵水库等几个风景好人又少的地方看看。握手告别后，站在缓缓开动的车上，我望着苇岸先生穿风衣的瘦削身影渐渐远去，我绝没有料到这竟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苇岸先生的相聚……

苇岸先生是一位和民间、和大地建立了一种血脉交融、浑然一体的联系的原创性作家，他的写作母题基本上是一些有着元素意义的意象：空气、阳光、水、月亮、星星、草木、田野、庄稼、虫蚁、鸟禽等，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农事、物候、星相、季节、劳作、繁衍……他笔下的世界和他的人格是合二为一的和谐之美，从而迥异于某些人格和作品分裂的作家。这是因为他是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之旅的，他的脉管里流淌着文学殉道者罕见的真挚、沉着、纯粹。在现实生活中，苇岸先生是一个温良谦恭、简单平易的公民，内心是那么虔诚、谦和、宁静；他也是一个乐善好施、富于感召力的公民，他认为在给予别人帮助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心灵的洁净。他对诚实、坚卓的写作者都抱有一种博爱、宽厚、援助的崇高情愫，在他身上闪耀着圣子圣徒铺路石般珍贵精神的光芒。他这样阐扬他的向善行为：“即使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



不单是帮助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他与已故诗人顾城、海子过从甚密、交谊深厚,并有多篇文字献给了他们,这些文字独具某种情感的深度和宿命的哀伤,为其他时文所不及。当下诗坛活跃的诗人王家新、一平、黑大春、树才、林莽、田晓青、唐晓渡、孙文波、高兴、郑单衣等均与他有着亲密无间的交往。《太阳石》的作者帕斯说过:“诗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往来的最好注脚。他也曾跟我谈起过想写一篇题为“诗人皆兄弟”的文章,来讲述他与诗人们心灵的交流与美好的友谊。他对传奇诗人食指和未名诗人葛筱强的帮助最能反映这种常人难以理喻的情操。朦胧诗先驱食指患病后,一直住在北京沙河第三福利院,苇岸先生的居住地昌平距沙河只有几站路远,苇岸先生认为他负有照料食指的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他定期去探望食指,与他聊天,并给他带去食品和书报。食指写出新作来,他读到后比自己写出作品还高兴。他曾经将食指的诗作《中国这地方》、《茶》、《我写歌》、《当你老了……》等寄给我,经我手在《武汉晚报》文学版《白云阁》上刊载后,他又将剪报和稿酬送到食指手上。苇岸先生知道我写诗,也喜爱食指的作品,在1998年6月郭沫若故居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将食指从福利院接出来,代我请食指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编者林莽、刘福春,画像作者杨益平一一签名,然后寄赠给我留做纪念。苇岸先生对另一位素不相识的未名诗人葛筱强的帮助、

扶掖与引领，尤其令人感动。居住在科尔沁草原边上小镇的葛筱强，在《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这本书上读到苇岸先生的作品后，按照上面的地址写了感想给他。苇岸先生对待陌生的文学爱好者来信，不像有些作家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他总是——回复并能满足读者的愿望。苇岸先生发现葛筱强具有良好的文字素养，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未名诗人，就写信鼓励他并寄赠了自己的散文集。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个体之间通过文字产生的一种呼应，我珍视和尊重每一颗这样的心灵……作品所呈现的也不再是‘开端’，而是已在‘路上’。我觉得它只是需要继续完成某一‘作家必备的过程’。我想你会理解我说的这几句的意思。有一本《外国名诗人传》，它的序中有这样一句：‘爱好真正的诗歌的人——每一代人中都有很多——是世界上智力方面最优秀的人’。我将这句话视做对我们的最好的酬劳。”此后，他频繁地与葛筱强通信，先后给他写了8封信。在信中他推荐葛筱强读《瓦尔登湖》，并将葛筱强的诗作《黑夜之歌》推荐给我在《武汉晚报》文学版上发表。然后又将他介绍给诗人黑大春，使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苇岸先生患病后，还一直惦记着出路费让葛筱强去北京一趟……苇岸先生之于葛筱强，一如当年赵一凡之于平，周郢英之于黑大春。这中间，文学引路人的劳绩功不可没。在这个诗意贫乏、诗心已渺的实用主义时代，诗人受大众和传媒的漠视和诋毁已属正常现象，但这么多诗



人与苇岸先生缔交并受苇岸先生的青睐则颇为难得。在不足 40 个年头的一生中,苇岸先生注定与诗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苇岸先生自己骨子里便是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人品与作品堪当 20 世纪最后一位“大地上的诗人”的美誉。

苇岸先生在天明地静的昌平执教、定居,他一直乐于悉心观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和静心倾听自然本身的丰富蕴含。他常常利用假期独自一人乘火车或汽车自费旅行,深入到风景名胜和偏僻村落,借此来亲近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到 1990 年,他已经游历遍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他终身的诗意之栖居地——昌平,是处于都市与乡村或者说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一种过渡和纽带之地,对他来说,涉入旷野是容易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他总是徒步穿越田野(但决不践踏庄稼),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有时甚至背上望远镜到田野里长时间观看鸟类的栖息、飞翔、觅食。这种漫游和观察给他的创作带来扎实的第一手材料,也使他在阅读大地、书写大地的旅途中,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宿感和满足感,由此他领悟到被誉为 20 世纪的梭罗——利奥波德首倡的“土地道德”(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是道德向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延伸),简言之即“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苇岸先生在苍茫大地上行走、劳作、生息,他是大地神圣的 20 世纪最后一位守望者。他笔下的大地

既连结着人类和自然界中渺小而可爱的生灵们的来路与去路，又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加里·斯奈德在《大地家族》中有这样的话：“最受无情剥削的阶级是：动物，树木，花草，水，空气。”大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自由生长的内在秩序，在金钱物质的挤压下，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污染戕害，已使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自食恶果的境地。在苇岸先生大地上的写作中，他反复给人类发出这样的警示：“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在他寄赠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朴实洗练、澹然凝重的思想，细致入微、丰蕴厚实的描写。苇岸先生将“大地上的事情”作为他终生的写作题目，同他一贯身体力行的理想一样，这是一个大地赤子对于自然、生命和人类本身充满爱与尊重的表白，惜乎大地过快地收走了正值创作黄金年龄的他，许多明朗、坚实、清晰、质朴的优美散文也被他带走了。从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到临终时他已完成了75节的长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大地上的事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久已被我们熟视无睹甚至因审美知觉钝化麻木而遗忘了的大自然景观：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日出日落的时间和速度；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鹁鸪；彩色蜘蛛的罗网；季节的生命；迁徙的鸟群；原野上逆风而行的火首；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的麦田；赋予大地神性的雪；两种北方



典型的留鸟王国：喜鹊是王，灰喜鹊是后；飞行迅疾，使人闻其声却难见其形的杜鹃；富于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以警觉和逃遁苟存于世的野兔……他写得那么平静而美好，那么挚爱而眷恋。在干净、整洁、有力、温暖的文字下面，流动着多么活泼新鲜的诗情画意和深邃精湛的大智大慧。他在回答《美文》杂志社“散文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时说：“我不大认同现代日益盛行的个体生活理性化，而对世界却采取非理性态度的做法（这种态度早已渗透到文学和艺术之中）。当人们每天对自己、亲人及朋友尽其应尽的责任时，世界也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着它的每一个个体。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散文写作对我更多地意味着它是我对这个世界尽责的一种方式。”1998年初，他打电话跟我说，他现在准备实施一个为二十四节气拍照和记录的计划，在他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东部田野选了一个固定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观察到的节令运行的情景，形成一段当日所见、感受、联想及认识的文字。时间严格定在上午9点。我听后感兴趣，就说这个计划很有创意，有点类似行为艺术，写下的散文小品肯定是别一种文字。当即我就约他为《武汉晚报》副刊文学版《白云阁》写个专栏，栏目名拟定为“大地上的事情”。听完我的设想，苇岸先生担忧地说：在你编的版面上出现频率太多怕不好。在我坚决请求下，他才答应下来。1998年底，他如约寄来了带有